

J. H. FABRE 原著
MRS. RODOLPH STRAWELL 重述
王大文譯

昆蟲記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上海第二版

(56500 時報紙)

昆蟲記一冊

Fabre's Book of Insects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H. Fabre

De Mottos.

Mrs. Koxlopnstall

上海河南中路

衛朱
務
卽經
著
當農

印 刷 廠

商務印書館

卷之三

翻印板有所必究

目次

第一章 我的工作和作場	一
第二章 蝗	一九
第三章 蟬	二九
第四章 螳螂	三九
第五章 蛾	四九
第六章 泥水匠蜂（即金腰蜂）	六三
第七章 被管蟲	七六
第八章 西班牙犀頭的自制	八四
第九章 兩種希奇的蚱蜢	九六
第十章 黃蜂	一〇九
第十一章 蟻蟻的冒險	一二一
第十二章 蟋蟀	一三九
第十三章 錫賽茀斯	一三九

- | | | |
|------|----|-----|
| 第十四章 | 抱蟻 | 一四七 |
| 第十五章 | 蝗蟲 | 一六〇 |
| 第十六章 | 虻蠅 | 一七六 |

昆蟲記

第一章 我的工作和作場

我們都有自己的才能，和特具的稟性。有的時候，這種稟性，看來好像是從我們祖先還傳下來的，然而要追尋他們確實的來源，卻又是非常困難呢！

譬如，偶爾有個牧童，默數小石子，計算其總數，藉以消遣，於是他就成爲驚人的速算家；最後，也許可以成爲數學教授。另外有個孩子，他的年齡，在旁的孩子們，還祇注意頑哩，然而他離開正在遊戲的同學，去幻想一種樂器的聲音，於是他就獨自聽到一種神祕的合奏了。他是有音樂天才的。第三個孩子，太小了，也許他吃麵包和果醬，還不能不塗到臉上，但是他竟有快樂的心情，去雕塑黏土，製成小模型，居然還能十分生動。假使他的運氣好，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爲著名的雕刻家。

我知道，講說關於個人自己的事，是頂討厭的，但是也許你們允許我來講一下，藉以介紹我自己和我的研究。

從我最早的孩童時代起，我已自覺與自然界的物事相近。假使認爲我的喜歡觀察植物與昆

蟲的天性，是從我祖先遺傳下來的，那簡直是笑話，因為他們沒有受過教育的鄉下老，其他一無所知，祇知道注意他們自己的牛與羊。我的祖父輩，祇有一個翻過書本子，甚至他對於字母的拼法還是十分靠不住。至於說我會有過科學訓練，那更談不到。沒有先生，沒有指導者，並且時常沒有書。不過我祇是朝着常常在我面前的一個目的走，就是想在昆蟲的歷史上，加上少少的幾頁。

回憶過去，在很多年前，那時我還是個極小的孩子，剛剛學認字母，然而對於這種初次學習的勇氣與決心，非常的驕傲。記得最清楚的，卻是我第一次找尋到鳥巢，和第一次採集到蕈菌的那種高興的情形。

記得有一天，我攀登附近的山，在這山頂上，有一排很早就引起我有濃厚興趣的樹林。從我家的小窗裏，可以看見牠們朝天的立着，在風前搖擺，在雪裏彎腰，我老早就想能有機會跑近牠們面前去看看。這一次的爬山，時間很長久，我的腿又很短，我爬的很緩慢，因為草坡峻峭得同屋頂一樣。

忽然在我的脚下，有一個可愛的小鳥，從牠藏身之處，大石下飛起來。不到一會，我就找到了牠的巢，那是草與毛做的，而且裏面還排列着六個蛋。具有美麗的純藍色，光亮異常。這時我第一次找到的鳥巢，小鳥們送給我許多快樂中的第一次呢！我歡喜極了，於是伏在草地上，非常仔細的觀察牠。

這時候，母鳥很不安的在石上亂飛。「塔克！塔克！」的叫着，表現一種非常焦急的聲音。我當時年紀太小，還不能懂得牠為什麼痛苦，當時我定下一個似食肉小獸那樣的計劃，預備先帶去一隻小藍蛋，做我的紀念品，於是，兩星期後再來，趁這些小鳥還不能飛時，將牠們拿走。還算僥倖，當我把藍蛋放在青苔上，很小心的走回家時，恰巧遇見一個牧師。

他說：「呵！一個薩克錫柯拉（Saxicola）的蛋！你從那裏拿來的？」

我告訴他這段完全的故事，並且說：『我預備再回去拿走其餘的，當新生出來的小鳥，初長羽毛的時候。』

『哎！你不許那樣做！』牧師叫起來了！『你不可以那樣殘忍，去搶那可憐母親的小鳥，現在做個好孩子吧！答應我不要碰這個鳥巢。』

從這一番談話中，我曉得了兩件事。第一件，搶劫鳥巢是殘忍的，第二件，鳥與獸同我們一樣，是各有名字的。

於是我自己問自己道：『我的許多朋友，在樹林裏的，在草原上的，是叫什麼名字呢？薩克錫柯拉的意思是什麼呢？』幾年以後，我才曉得薩克錫柯拉的意思是巖石中的居住者，那有藍色蛋的鳥是石鳥。

沿着我們的村莊，有一條小河流過，河的對岸，有一叢山毛櫟樹林，光直的樹幹，如壁立的柱子，地上鋪滿了青苔。在這叢樹林裏，我第一次採集到蕈菌。牠的形狀，偶然看去，好像

母雞生在青苔上的蛋。還有許多別的種類，大小樣式，顏色都不同。有些形式像鈴子，有些像燈泡，有些像茶杯；有些是破的，並且出奶樣的淚，有些當我踏過的時候，變成藍色的顏色了。還有一種最希奇的，像梨一樣，頂上有一個圓孔，大概是一種煙筒罷！我用指頭在下面一戳，會有一簇煙從煙筒裏噴出來，我裝滿了一袋子，高興時就弄牠們出煙，直到最後縮成一種火絨。

我回到這個有趣的樹林裏去了好幾次，在烏鵲隊裏，研究蕈菌學的初步功課，這種採集，在屋子裏是不能得到的呢！

在這個觀察自然與做試驗的方法之下，我的所有功課，僅除掉兩種，差不多都學習過了。從別人那裏，祇學過兩種科學性質的功課，而且在我一生中，也祇有此兩種：一種是解剖學，一種是化學。

第一種我得力於造詣很深的自然科學家摩金坦東 (Moquin Tandon)，他教我如何在盛水的盆中察看蝸牛的內部。這個功課的時間很短，然得益很多。

我初次學習化學時，幸運就比較的差了。實驗的結果，玻璃瓶爆裂，多數同學受了傷，有一個人眼睛險些兒瞎了，教員的衣服燒成了破片，教室的牆上沾污了許多斑點。後來，我重回教室去時，已經不是學生而是教員了，牆上的斑點還留在那裏，這一次，我至少學到了一件事，就是以後我每做這一種試驗，總是把我的學生們隔開遠一點。

我有個最大的欲望，就是想在野外能有個試驗室。當一做人在為每日的麵包問題而焦慮的生活狀況下，這真是一件不容易辦到的事情！差不多四十年來都有這種夢想，想得一塊小小的土地，四面圍起，為我私人所有；寂寞，荒涼，日光晒着，生滿薊草，而且特別為黃蜂和蜜蜂所愛好的。在這裏，沒有煩擾，我可以與我的朋友們，如獵蜂等，用一種難解的語言相問答，這當中就是含了不少的觀察與試驗呢。這裏，也沒有長的旅行和遠足，空費去時間與筋力，我可以時時留心我的昆蟲們啊！

最後我的希望達到了。在一個小村落的幽靜之處，得到一塊小小的土地。這是一塊哈麻司(Harnas)，這個名字是我們給布羅溫司(Provence)的一塊不能耕種，而且多石子的地方起的。那裏除掉一些百里香，很少植物能生長起來。如果要花費耕耘的功夫，可是實在又不值得。不過春天卻有些羊羣從那裏走過，碰巧下點雨，也可以生是一些小草的。

然而，我自己專有的哈麻司，卻有少量滲着石子的紅土，並且曾經粗粗的耕種過的。有人告訴我說，這裏生長過葡萄樹，於是我真有幾分懊惱，因為原來的植物已給三腳叉弄掉了。現在已經沒有百里香，刺賢姪爾或一這矮樺留存其間，百里香和刺賢姪爾對於我也許有用，因為可以做黃蜂與蜜蜂的獵場，所以我不得已又把牠們重新種植起來。

雜草多極了：偃臥草，刺桐花，以及西班牙的牡礦植物。——那是長滿了橙黃色花，並且有硬爪般的花序的。——在這些上面，蓋着一層——伊利里亞的棉薊，牠的子然直立的枝幹，

有時長到六尺高，而且末梢還有大形的粉紅球，小薊也有，武裝齊備，使得採集植物的人不知從那裏下手摘取才好。在牠們的當中，穗形的矢車菊，長好了一排列的鉤子，懸鉤子的嫩芽爬滿地上。假使你不穿上高統皮鞋，來到這多刺的叢林裏，你就要深深的受到粗心的責罰了。

這就是我四十年來拚命奮鬥所得的樂園呵！

我這個希奇而冷落的天國，正是無數蜜蜂與黃蜂的快樂的獵場，我從來沒有在單單一塊地方，看見這麼多的昆蟲過。各種生意都以這裏做中心，來了獵取各種野味的獵人，泥士匠，紡織工人，切葉者，紙板製造者，同時也有石膏工人在拌和泥灰，木匠在鑽木頭，鐵工在掘地下隧道，及牛的大腸膜（用以隔開金箔者）工人，各種各樣的都有。

看呵！這裏是一個縫紅的蜜蜂了。牠剝下開有黃花底刺桐的網狀幹，採集了一團填充物，很驕傲地用牠的腮即顎帶走了。牠準備到地下，把牠做成棉袋，用以儲藏蜜和卵。那裏是一羣切葉蜂，在牠們身體的下面，各帶有黑色的，白色的，或者血紅色的，刈割用的毛刷。牠們打算到鄰近的小樹林中，將樹葉子割成圓形的小片包裹牠們的收穫品。這裏又是一羣著黑絲絨衣的泥水匠蜂，牠們是做水泥與沙石工作的。在我哈麻司裏，我們很容易在石頭上找到牠們石工具模型。次之，還有一種野蜂，牠把窯巢藏在空蠶牛殼的盤梯裏。別一種，把牠的蟻蛉安置在乾燥懸鉤子幹子的木髓裏。第三種，利用乾蘆葦的溝道做牠的家。至於第四種，住在泥水匠蜂的空隧道中，連租金也不出。還有蜜蜂生着角，有些蜜蜂後腿生刷子，這些都是收割時用

的。

我的哈麻司的鶲壁建築好了，成大堆的石子與細砂到處皆是，那是建築工人們堆棄下來的，並且不久就給各種住戶佔據了。泥水匠蜂揀選了石頭的縫隙，做牠們睡眠的地方，凶悍的蜥蜴，偶然壓到牠的時候，會攻擊人與狗的，選擇了一個洞穴，伏在那裏等待路過的蟋蟀。黑耳毛的鶲鳥，穿白與黑的衣裳，看起來好像黑衣僧，坐在石頭頂上唱簡單的歌曲。藏有天藍色小蛋的巢巢，一定在石堆的那一處罷！石頭搬動的時候，那小黑衣僧當然也移動了。我對牠很惋惜，因為牠是個可愛的鄰居。至於那個蜥蜴，我則完全不惋惜。

沙土堆裏，隱藏了掘地蜂與獵蜂的羣落。抱歉得很，後來給建築工人無辜的驅逐了，但是仍然有獵戶們留着，牠們有的尋找小毛蟲非常之忙，另一種很大的黃蜂，竟有勇氣去捕捉毒蜘蛛。許多這些利害的蜘蛛，住在哈麻司裏地面裏，而且你可以看到牠們發光的眼睛在洞底裏好像小金鋼鑽一樣。在夏天的下午，你更可以看見勇悍的螞蟻，出了兵營，排成長隊，開向戰場，去獵取俘虜。

此外還有屋子附近的樹林裏，集滿了烏雀，有唱歌鳥，有綠鶯，有麻雀，也有貓頭鷹。而小池中也是住滿了青蛙，在五月裏，牠們就組成振耳欲聾的樂隊。黃蜂是最勇敢的，牠自動的佔有了我的屋子。在我門口，白腰蜂居住下來，當我進門的時候，我定要很當心，不然就會踐踏了牠們，破壞了牠們開礦的工作。在關着的窗戶裏，泥水匠蜂在軟沙石的牆上，做成了土

巢。在窗木上碰巧留下的小孔，做牠進出的門戶。在百葉窗的邊線上，少數迷了路的泥水匠蜂建築起蜂巢。午飯時候，黃蜂與蘆蜂翩然來訪，牠們的目的，當然來看看我的葡萄成熟沒有。

這些都是我的伴侶，我的親愛的小動物們，我從前和現在所熟識的朋友們，都在這裏，打獵，建築，以及養活牠們的家族，同時，假使我想移動一下，大山靠我很近，有的是野草叢樹，岩薔薇，石榴植物，黃蜂與蜜蜂都是喜歡聚集那裏的。有這許多理由，所以我就為鄉村而逃避都市，來到西內南，給蕪菁除雜草和灌溉高崗了。

第二章 蟊螂

一 圓球

蟻螂第一次爲人談及，是在過去六七千年以前。古代埃及的農民，當春天在灌溉葱田的時候，常常看見一種肥黑的昆蟲，挨近身邊經過，忙碌地向後推着一個圓球。牠當然很驚異的注意這個奇怪的旋轉物，像今日布羅溫司的農民那樣。

從前埃及人想像這個圓球是地球的模型，蟻螂的動作與天上星球的運動相合。他們以爲甲蟲具這許多天文學知識是很神聖的，所以他們叫牠『神聖的甲蟲』。同時他們又想到，甲蟲拋在地上滾的球體，裏面裝的是卵子，小甲蟲從那裏出來的。但是事實上，這僅是牠的食物儲藏室而已。

這並不是好的食品。因爲甲蟲的工作，是從土面上收集污物，這個球就是牠把路上與野外的垃圾，很仔細的搓捲起來的。

做成這個球的方法是這樣的：在牠扁闊的頭的前邊，嵌有六隻牙齒，排列成半圓形，像一種彎形的釘鉗，用來掘與割，拋開牠所不要的東西，收集起牠所選擇好的食物。牠的弓形的前腿也是很有用的工具，因爲牠們非常的強固，而且在外端也長有五個鋸齒。所以，如果需要很

大的力量，去搬動一些阻礙物，甲蟲就用牠的臂，牠左右轉動牠有齒的臂，用一種有力的掃除，刷清一塊小小的面積。於是堆集起牠所耙集的材料，放在四隻後爪之間去推。這些腿是長而且細，特別是最後的一對，其形略彎，尖端還有尖的爪。這甲蟲再用後腿將材料壓在身體下面，搓動，旋轉，使牠成爲一個圓球形。一會兒，一粒小丸增到胡桃那麼大，不久大到如蘋果。我曾見過有些貪食者，把這球做到拳頭的大。

食物的圓球做成後，必須搬到適當的地方去。於是甲蟲就開始旅行了。用後腿抓紧了這個球，再用前腿行走，頭向下俯着，臀部舉起，向後退走。把在後面堆着牠的物件，輪流向左右推動。誰都以爲牠要揀一條平坦，或不很傾斜的路走。但並不如此！牠隨意走近險陡的斜坡，攀登簡直是不可能，而這固執的東西，偏要走這條路。這個球，非常之重，一步一步艱苦的推上，萬分留心，到了相當的高度，常是退走的。祇要有一些不慎重的動作，勞力盡白費：球滾落，連甲蟲也拖下來。再爬上去，結果再掉下來。牠這樣一回又一回的向上爬，一點小故，什麼都毀壞完，一枝草根能把牠絆倒，一塊滑石會使牠失足，球和甲蟲都跌下來，混在一起，有時經二十次的繼續鼓勇，才得最後的成功，有時至牠的努力已成絕望，才跑回去另找平坦的路。

有的時候，蜣螂好像同一個朋友合作，這種事情是常常遇到的。當一個甲蟲的球已經做成，牠離開一夥的同類者，把收獲品向後推動。一個將要開始工作的隣居，忽然拋下工作，

跑到這滾動的球邊來，幫助球主人一臂之力。牠的助力當然是值得歡迎的。但牠並不是真正的伴侶，牠是一個強盜。要知道自己做成圓球是需要苦工和忍耐的！而偷一個已經做好的，或者到鄰居家去吃頓飯，那就容易多了。有的城甲蟲，用很狡猾的手段，有的簡直施用武力呢！

有時候，一個盜賊從上面飛來，猛將球主人擊倒，自己蹲在球上，前腿靠近胸口，靜待搶奪的事情發生，預備相打。如果球主人起來搶球，這個強盜就給牠一拳，從後面打下去。於是主人又爬起來，推搖這個球，球滾動了，強盜也許因此滾落。那末，接着就是一場角力比賽。兩個甲蟲互相扯扭着，腿與腿相絞，關節與關節相纏，牠們角質的甲殼互相衝撞，摩擦，發出金屬相磨刮之聲。勝利的爬到球頂上，失敗的，幾回被驅逐後，祇有跑開去重新做自己的小彈丸。有幾回，我看見第三個甲蟲出現，向強盜搶劫這個球。

但也有時候，城竟犧牲一些時間，利用狡猾的手段。牠假裝幫助這個被騙者搬運食物，經過生滿百里香的沙地，經過有深車輪印和險峻地方，但是實際上牠用的力很少，祇是坐在球頂上不做什麼事，到了適宜於收藏的地點，主人就開始用牠綠邊銳利的頭，有齒的腿向下開掘，



蟻 鄭

有時候蟻鄭也似乎和朋友合作

沙土拋向後方，而這賊卻抱住那球假裝死了。土穴愈掘愈深，工作的甲蟲看不見了。即使有時他到地面上來看一看，球旁睡着的端正不動，覺得很安心。但是主人離開的時間久些，那賊就乘這個機會，很快的將球推走，同小偷怕被人捉住一樣快，假使主人追上了牠——這也有時會發現的——牠就趕快變更位置，看起來牠是可以原諒的，因為球向斜坡滾下去了，牠僅是想止住牠啊！於是兩個又將球搬回，好像沒有事情發生一樣。

假使那賊安然逃走了，主人艱苦做起來的東西，祇有自認損失。牠揩揩頰部，吸點空氣，飛去，重新另做圓球。我頗羨慕而且嫉妒牠的性質。

最後，牠的食品才平安的儲藏好了。儲藏室是在軟土或沙土上掘成的土穴，如拳頭般的小，有短道通地面上，寬廣恰好可以容球。食物推進去，牠就坐在裏面，進出口用一些廢物塞起來。圓球剛好塞滿一屋子，看來從地板上一直堆到天花板。在食物與牆壁之間留下一個很窄的小道，設筵人就坐在這裏，至多兩個，通常只是自己一個。神聖甲蟲晝夜宴飲，差不多一禮拜或二禮拜，沒有一時停止的。

二 梨

我已經說過，古代埃及人以爲神聖甲蟲的卵，是在我剛才敘述的圓球當中的。這個我經證明不是如此。關於甲蟲的卵的真實情形，有一天碰巧給我發現了。

有個牧羊的小孩子，他在空閒的時候常來幫助我的，有一次，在六月裏的一個禮拜日，他

到我這裏來，手裏拿了一個奇怪的東西。看起來好像一隻小梨，已經失掉新鮮的顏色，因腐朽而變成褐色。但摸去很堅固，樣子很好看，雖然原料似乎不大精選過。他告訴我，這裏面一定有一個卵，因為有一個同樣的梨，掘地時偶然弄碎，裏面藏有一粒麥大白色的卵的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天色纔亮的時候，我就同這位牧童出去考察這回事實。

一個神聖甲蟲的地穴不久就找到了，或者你也知道，因為有一堆新鮮的泥土，積在上面的。我的同伴用我的小刀鏟向地下拼命的掘，我則伏在地面上，因為容易看見有什麼東西掘出來。一個洞穴掘開，在潮濕的泥土裏，我發見一個精緻的梨。我真是不會就忘記，我第一次所看見的，母甲蟲的奇異的工作呢！當掘古代埃及遺物的時候，我發見這神聖甲蟲的翡翠的雕刻，我的興奮都也不見得更大。

我們繼續搜尋，於是發見第二個土穴。母甲蟲在梨的旁邊，而且擁抱着很緊，這當然是在牠未離開以前，完工畢事的舉動，用不着懷疑，這個梨就是蜣螂的窯巢。在這一個夏季，我至少發見了一百個這樣的窯巢。

像球一樣的梨，是人們棄在原野的廢物做的，但是原料比較精細些，為的是給蛴螬預備的食物。當牠從卵裏跑出來，還不能自己尋找食物，所以母親將牠包在最適宜的食物中，牠可以立刻吃起來，沒有什麼大困難。